濛

壁炉内瓦斯溶进温热的火焰，晕红的光集散落于墙角潮湿的柴堆。米白色墙纸掩不住实体的斑驳，窗户倒进四维空间外。远处的白色山峰有乌斯怀亚的雪山景致，但那里并不下雪。欧芹，鼠尾草，迷迭香和百里香的影子降落在圣诞夜的蓝色港湾。酒杯碎裂的时候，南纬五十四度的天空划过昏迷的流星。

“你有心事。”指认般，你试探。

从窄仄的窗可望见海的剪影。近处的蜡烛熄灭，四下弥漫重烃羽化的焦灼熏泻的氛氲。墙面仿佛都洁白了，夜雾里空气正一点一点过于清冷。月亮有蓝莓馅饼的晕环。屋外圣诞树被月光映照得仿佛落了雪，埋去颓势的热情。

“你在无人留意处惶恐，徘徊。”你渐渐确信她而今一切沉默源于陈旧的事故。

雨是最原始的打击乐，自记忆彼端敲起。木屋被细雨中的熹微洗亮，壁炉那端暖色退缩。她静默而呆滞地伪装自己在此间。她看着，吊顶渗出的雨滴沿挂灯的管线回旋爬行，中途干枯了；另一滴接续，旋转，努力向下延伸。她抬头呆望这些水珠，以致眼睛被折射的焰光螫得酸痛，感到莫名的压迫；然而快乐极了。她以为天花板会不断渗出大股大股的水，整片吊顶将要旋转着向下崩解，安静的一分钟过去。

“好孤单。”你忽尔叹气，但钓鱼一样仿佛问天。

她一愣，像不知如何纠正。“我不这样说。”

你知道没人这样对她讲过。或许就算曾有，应该也是更复杂更隐约的方式，而她从来不屑去听懂。你知道，她以为孤单是不值得去化解，不值得用共谋般的游戏去彼此取悦的。但你其实并不在意，你已经习惯：她记起一切悲伤的过往时，正是她最自在的时候。有时，你觉得这是自己对她唯一的奉献。

你抬头，再次仰望失眠的夜。那因为心境沉没而随之冷缩的视角现时变得好深邃，每一颗偶然瞥见的、雨点崩裂时绽放的微亮星子，在你眼中，都被筒状的光束圈禁。

木屋这样小，像橡皮擦的屑，星辰运行时无法带它一起转。你突然想念起童年那些衣物。你记得，故乡总在下雨。并非爽快的倾盆大雨，而是种从各个表面某时某刻不断渗出的毛毛细雨。故乡的小孩都长大成人离开了，他们婴儿时代的衣服还挂在檐下干不了。那时，你们像群心无所求的乞丐。由于心眼依旧盖着童𫘤一片，即使总是身在雨中，你们还是看不出，有什么必然会消失的光与温。

“当时的我恍惚察觉，也许，在命定的死亡面前，眼前再炙热的情感、再浓烈的想念，都仍是低度开发的。最好的存有，是活成他人脑中的一则数学公式，一种纯粹的形式，一道多年以后、意义自动发酵的谜。这么一想，在真的孤单时，也不会想要依靠他人。”

“……但这如何可能？”放弃似的，她讶异：心底竟同夏日烟尘般轻盈却沉重。“最简洁的方式，应当是要求自己不断隐遁，不再与这世界，发生过多不可测的联系。”时至今日，相信的、能够的都早已不再那样要紧的时候，她仍然持续着这样一种独断的演绎，仿佛刻意让自己成为复制自他人生命的赝品。“然而不时，像在抗拒这种复制，或在抗拒某种预划好的痊愈方式，我会察觉，那特属于我的败毁过程，还在我心底某个位置悄然前行；或者，我该说是退却。也许，就像将时间放远，没有人有办法不诚实那样，真正的、无用的我其实止不住诱惑，忍不住想要见证：倘若连哭喊都不懂得了，我还能够记得什么。”

你不禁觉得好笑。她护卫她生活的方式像是护卫一种残疾，她护卫一种残疾的方式会使人爱上这种残疾。于是你狠狠心，像决意要一气揉踏生命中所有曲折，清涤时光底层所有暗萎。“可是没有了偶然性也就没了希望。以后会有大把时间让你从心底接受这种没变化的、无聊的人生。到那时，偶尔的热情全部来自回忆。但这种文学性的抗争在文学中才有效；在现实中，只是单纯的空洞。”

“可我永远无法过上你这样忙碌、割裂的生活——那不是生活。那些瞬间你没法判定自己是否活着。那不是生活。那甚至不是生存。为了生存，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。”她也开始鱼着一双眼睛，像在严厉地踏实一个美梦。“那是悲剧。”

好像她全身病灶，一时半刻全都熄灭了；她慢速、默片、黑白胶卷地投影起，你孤自追求没时限的嘉年华时的耻辱、仇恨和怜悯。这样筛沙也似流光从眼前倾落，一种偏执的观照，想睇清你这无辜的在场者是在哪个关键遭受侮辱和损害。“我记得你厌憎，自己和自幼熟识的人一同成为验证世间犹有悲悯的试剂。尤其节庆期间，在返回故乡旧居的众姨丈们面前，你害怕每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指正你，以嘲讽的语气跟你说话，帮助你沉溺在不安里。你害怕每人都扬言教导你谋生的技艺，你害怕开始时常被遣来遣去。在故乡，朝向那一个个充满训示的场所，或被它们追赶，你真正学会的，是轻视这些生活方式：你明白，没有雄心支持的取予，就像长夏清晨的雨露，终究不值得什么。”

雨下大了，激起及肩的烟幕。你仰头，看遮天的苍老，那样从容而别无旁骛地洄游；像上古的星河，也像史前第一道旋转的焚风，耳里尽是叮咚的敲打声，鼻腔被一阵阵充满铁锈味的水气冲袭，世界一次次没顶。你总觉得：倘若你是盲人，待在那间旧居，一场暴雨轻易就会横夺你所有感官。因为你不是盲人，于是在迷茫的视线底，雨中旧居对你而言，像幽灵般盘桓不去的同一场病：定期发作，定时以它张致的触手从你心底翻出，攀援浮木一样企探旧屋的四壁，那些你能察知的小小世界的小小边界。它们将你固着，某种压力，像是固着在水里一样的压力填塞你所有孔窍。你的太阳穴突突跳动，心，肺，胃，所有空洞的脏器一起摄向空洞的最中心，简单地缩。你不是盲人，只是半张着眼，呆看自己的感觉坏毁过去。可能，同理的感受也死了；在那样的挤压中强烈觉得自己必须哭喊，然而，那真的也只是某种没有对象的需要而已；事后想来，自己是会为当时那样的哭喊，觉得好羞愧的。

“生活本身是场漫长的瘟疫。熟识的人泰半不会留下；留下的我们唯一的出路，是将伤逝洗练得单纯易解，像景区一样适宜开放。”你推推仿佛虚饰的眼镜，快速从空中抓住一句话搭腔，回忆起抹掉自己与故乡的最后一点联系后悲壮宣言，你从此以全世界为异域。专程为了享受畅想的像是死后复活的冷距，你也就齐整衣装，揣起荡气回肠的钞票，和他们一齐离乡，像踏进第二次生命的颠倒镜像里。没有什么场所是干净的，没有什么是未被触碰的，这一切在亲身经历之前你就都已明了：一樽酒杯；一种拟真的笑；一具肉体。在一次次仿佛华丽装裱过的轻省里，你，最可救药的鹤顶红的后裔，低眉竖耳，礼貌地伪装自己、行在他们之中。你并不特别爱说话，但渐渐不反对用话语，与说不清的什么谋和。大约，每个自小尝过孤绝滋味的人，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敏锐，知道他人需索的是什么。你参详它，这使得在毒蛇的断桥的饿狼的月圆的不垢不净中，你始终保持着极好人缘。

但是……“耻辱”哪里去了？“仇恨”哪里去了？还有，“怜悯”哪里去了？你用过分熟稔的外语和已然陌生的母语交替咀嚼这些词汇，愈发觉得自己像考古学者，凭空洞的词猜想并不存在的兽。已经好久好久未痛哭过了。真的曾痛哭过吗。不，我从来不哭的。已经没有什么能借由泪水，真心去涤净的了。在行伍中躺倒，在异地伸展疲累的双脚，看一窝角蜂，在陌生的屋檐下惶惶飞舞。远近的不安如气流折曲，你想着，我并不难过，眼角湿润，只是因为我自己，被自己的一点点势必要以大量油污与废话所涂饰的真挚之梦，不小心螫伤了。

你沉默着，却渐渐察觉长久以来随着苦难、在心底浮现的新畛域，那些宽大能容的疆土，如今一寸寸重新沉没，因为没有任何信念需要再去占领它。沉默太响亮。你没发觉碎雨渐住，海平面上，月亮被自己的光华盛起。你没留意到她抬头仰望，天空特别高远，星斗特别无畏地奔腾到眼前。世界像如镜的冰原，你没揣测出在她心底，这一定就是它犹未成为任何人故乡之时的样子。她回忆起那个冬天，终于下到港边，坐在岸沿，看海浪袭过消波堤，涌进港湾里。即将靠岸的运补船，远远地熄去引擎，随着浪花，向她慢慢漂荡过来。她喜欢船这样悠慢的姿态，因为其实，并没有什么别的、新的地方想探了：这小港，是船所能抵达的，最遥远的地方；对她而言也是。

往昔泌泌涌出。那些会令她感到希望与温暖的事，依旧只是生活上的琐琐碎碎，既幽微且抽离。它们本身并没什么不对，但终究太琐碎了，琐碎到她驻足瞻之，突然间失去了信心。她已经多么认同，平淡、重复、隐忍才是大多数人的人生：在一些小冲突中维持生活的秩序。好像这之中不见屈辱、仇恨和怜悯。但其实是，持这些剧本的角色把这些残忍剁碎了，拌进每天饭里吞下去，顽固坚持着众人的于是成为她自己的秩序。有时她也不知自己将如此平静多久。唯一能做的，是亲手将时间细细消磨、碾碎，像倒进沙漏的瓶颈，倒过规定的节点，让一天顺利过渡。在那些安静到仿佛空气都要就此沉没了的时间里，只有在极其偶尔地被淡然无梦惊醒时，她才会记起原来也仍简洁地深信着自己与角蜂的相似：它们用重量区分光影阴暗；躲在暗影里，它们反而觉得很轻盈。

每日每夜如此连缀，似一个无以安眠的雨季。每日每夜，剩余的时间，像从另一道星河奔赴而来的光年，比新生还陌生，比死亡还陈旧。她好像必须花上浅薄生命里的数十个年头才敢向自己确认，也许，它将永远如此静静地疯癫，如同宇宙中最称职的疗养院。第一个晏昼，或那些她总以为是的最后一日，太阳将她盘桓了大半生的故乡照得比夜更迷蒙。穿行而过、看人影浮现，会觉得每个人都在明确地耗损；会在那摄人心魂的平静里，相信一个人做或不做什么，最后想来，都自然可悯。那时她已经习惯了，她所熟识的人，他们看着什么，指着什么，心里想的是别的什么，却已经没有力气对她多说明一点。不记得多少次，她低头离开，暗自发誓一定要记住这没有人会喊痛的场景，记住那些在一天初始就如此挨进尾声的人影。但她每次都失败。一走回旧居，她就倒地不起，什么都不想记得了。

时移事往。当她重又操作降格镜头，终于悲戚却不意外地证实：多年来熟识的人无不是在乏味和琐碎里来来回回；于是不再或因此从未有过有留意，照顾作为独立存在的那部分意义——照顾那部分颓然如被拆的违建般的杂乱；甚至偶尔大意揿下思考，也会应激般羞耻地批斗。只有对伴侣的抱怨，对孩子的责备，对父母的义务，才是敢大声说出的谂法，才是负责的，通用的，成熟的情感。那些无力改变的部分，都寄留于遥远故乡那场雨季；它们早早被埋葬了，不知葬于何处，也不被记得是否曾真实存在。而现在的，当下的，具体的生活，全是最使人明白的大白话。实实在在的日复一日，永远不会用到“伤感”两字。“像不像随水族箱的气泡串，漂漂荡荡的大眼金鱼？远远看，觉得它正优哉游哉游着泳；近前一瞧，唉呀，这鱼已经死了嘛。”她心中惨然。“甚至不够喂给幼童日记的素材。”

她在惊梦与远景同样昏沉的溟茫中温吞吞陷入沉静，看屋外风波、看远山的轮廓，看比她苍老了太多的一切事景，既不是生、也不是死地那样存在，像是一切都毫无问题，也永远也不会感到疲累。“但于是你终于离开那常念千万人往矣吾独溯之的旧居，终于来到这里。”原来竟然相似：你和她总在自己围成的热络里，保持难以被取悦的冷然。“那么现在你有幸不用遵照过去或他们，在话语的喂养下被应许度过最热烈或最与世无争的人生；有机会不再需要对某些特定的往事，回忆得愈来愈清晰，却愈来愈腼腆地看待。”

……她只苦笑。“精疲力竭后初蹈此处，这样的我。”话语，反复，话语，反复，焚风逆降，层叠的往事在她脑中聚集；她明白她已被自己耗尽了。望出窗外，她看着溟濛中油油浮浮的海面，那面就她所知的世界的边界，过云雨后默默翻涨。“我们骄傲且宽容，努力想成为各类刑罚途中最自在的人，好像并不知道自己有朝一日终将清楚，‘将来’是何等玄虚的字眼；倘若真心想要摧毁什么，只要一点点时间，和极短极短的距离。”

你知道，会有一些时候，人们就只能用此种柔曲又强韧的方式，施与、汲取，活在彼此的见证中了。“我总是亲口跟他们再见；曾经，我是离别的专家。那时，任何一段道路对我而言，都那么悠远而漫长。”你牙龈酸楚，像是终于在冰冷中，尝出血肉的温度。四周仍交响着滴滴漏漏的水声，正如你和她年年乞讨同一个枯槁又纯真的梦。多年来你和她心中，一直存有一个不远不近的现实；这个现实比昨天的哀伤近，比明天的忧虑远。你们信任这个现实，因为这样微妙的距离，常让你们激发出一种连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悲悯。可现今你回望故乡，想着旧居墙垣之内，“你的”故乡如何被封固在一个更为繁复的人造童年里，和时间两相遗忘，在地理中消失。“时间的沉积果然是种最不容易伪装的东西，我也的确无能走得太远。”

已经无话可说了。在时间如当时的你们所预想那般，将意义返还你和她之前，它已先行证明，一直活在宽谅中的你们，两名受刑人，如此费力地活着，却不知为何终于被地心引力杀死，沦至败坏的壮观展示。如此无奈，望着窗和炉火那端，望着光影折散，望着这个“彼岸”，你和她，各自将世界瞧得喑哑了。

也许最后，你终于和她互相重逢，活得像是与从前所熟识的人同在了。拿出纸笔，写下草稿。你们用每句一出口就注定过长的方式说话，像是句句都是遗言。你们不动问，不期望，似乎对想说点什么的你们而言，每种酣畅的快乐都显得故作天真；每种无可抑止的悲伤，都来得那样矫情。仿佛眼前仅剩的，是一张用来写遗书的白纸，而你们那样慎选字句，迟疑、无言、直到命之所终。因为再热烈的话语，都不过是你们对世界的，生疏的证言。因为时光快疾越渡平野，每日每夜，“敬启者：”你们潦草涂写，“世界太大，我无处可去。”

2024.6.13